

王陽明全集



第四冊

廣益書局刊行

王陽明全書卷四

續編 一

德洪葺師文錄，始刻于姑蘇，再刻于越，再刻于天眞，行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遺文見寄，俾續刻之，洪念昔葺師錄，同門已病太繁，茲錄者可緩者，既而伏讀三四，中多簡書墨跡，皆尋常應酬瑣屑細務之言，然而道理昭然，仁愛惻怛，有物各付物之意，此師無行不與四時行而百物生，言雖近而旨實遠也。且師沒既久，表儀日隔，荷得一紙一墨，如視而覩，況當今師學大明，四方學者，徒喜領悟之易，而未究其躬踐之實，或有離倫藝日用，樂懸虛妙，頓以爲得者，讀此能無省然激衷，此吾師中行之證也，而又奚以太繁爲病邪？同門唐子堯臣，竊靈吾浙，嘗謀刻未遂，今年九月，虬峯謝君來按吾浙，刻師全書，檢所未錄，盡刻之，凡五卷，題曰文錄續編，師弟子王正德、曾錄、陽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紀，并刻於全書末卷云。

隆慶壬申一陽日，德洪百拜識。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斃，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

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及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有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驚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民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

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道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尙。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卽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榦謂之本，木之稍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各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

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難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

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礙，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卽得此心知之，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爲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脗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迥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既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齎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尙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既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卽好爲徑超頓悟之說，而無復有當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二義，簡略事爲，言行無顯，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爲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紛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謙之誓，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望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非徒惑人，祇以自誤無益也。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能曠廢墮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尙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仰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尙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厭，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

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凝沮，而甘心於污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釋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計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毀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五經億說十三條

師居龍塢，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記憶，爲之疏解，閱十有九月，五經略備，命曰億說。既後自覺學益精，工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洪嘗乘間以請師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請問，師曰：「只致良知，雖千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後執師，偶於廢稿中得此數條，洪竊錄而讀之，乃歎曰：「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是矣，卽此以例，全經可知也。」

元年春，王正月。人君卽位之一，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爲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爲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爲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爲爲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爲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旣爲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爲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爲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其一。

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爲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爲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即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即位矣，不即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即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即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覬覦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即位矣，而不即位焉，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即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揜，嗚呼！此所以爲化工之妙也歟！

鄭伯克段于鄆。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既已暴著於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爲寇敵，至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書于鄆，見鄭伯之既伐諸京，而復伐諸鄆，必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收鄙，若愛弟之過而過於厚也；既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於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爲段之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迹之近似，亦何以異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殊其意而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

感人心之道，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所以亨而無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恆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即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巳者也。使其滯而不通，止而不動，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實者也。豈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爲常久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亦貞而已耳。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其亦不外乎一貞也，亦可見矣。恆之爲卦，上震爲雷，下巽爲風，雷動風行，簸揚奮厲，翕張而交作，若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爲風爲雷者，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恆也。君子體夫雷風爲恆之數，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爲不可易之體，是乃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恆，其孰能與於此。

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爲，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爲遯之所以爲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尙盛，而九五居前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尙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尙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尙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尙可爲，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敵而反速之亂矣。

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遯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享，則亨其遯，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者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無與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爲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懷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獨行其正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可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之責，其能以無咎乎？

時邁十五句，武王初克商，巡守諸侯，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我不敢自逸，而以巡行諸侯之邦，我勤民如此，天其黜不職者，亦聊以警動震發其萎靡頹惰者耳。而四方諸侯，莫不警懼修省，敦薄立儒而興起，夫維新之政，至於懷柔百神，而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則信乎天之以我爲王，而于以君臨天下矣。于是我其宣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于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我其戢斂夫干戈弓矢，以偃夫武功，我其旁求懿德之士，陳布於中國，以敷夫文德，則亦信乎可以爲王，而能保在上天右序我有周之命矣。

執競十四句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其功烈之盛天下既莫得而強之矣成康繼之其德亦若是其顯而復爲上帝之所皇焉夫繼武王之後蓋難乎其爲德也然自成康之相繼爲君而其德愈益彰明則於武王無競之烈爲有光而成康誠可謂善繼矣今我以三王之功德作之於樂以祈感格而果能降福之多且大若此我其可不反身修德而思有以成之乎我能反身修德而威儀之反則可享神之福既醉既飽而三王之所福我者益將反覆而無窮矣此蓋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

思文八句言思文后稷其德真可以配上天矣蓋凡使我烝民之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德之所建也斯固后稷之德矣然來牟之種非天不生則是來牟之貽我者實由上帝以此命之后稷而使徧養夫天下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而得以復其常道則后稷之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此蓋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時故頌后稷之德而卒歸之於天云。

臣工十五句戒農官之詩言嗟爾司農之臣工當各敬爾在公之事今王以治農之成法賜汝汝宜來咨來度而敬承毋怠也因并呼農官之屬而總詔之曰嗟爾保介當茲暮春之月牟麥在田而百穀未播蓋農工之暇也汝亦何所爲乎因問汝所治之新田其牟麥亦如何哉夫牟麥之茂盛皆上帝之明賜也牟麥漸熟則行將蒙上帝之明賜矣上帝有是明賜爾苟惰農自安是不克靈承而泯上帝之賜矣爾尙永力爾田以昭明上帝之賜務底於豐年有成可也然則爾亦烏可謂茲農工之尙遠而遂一無所事乎汝當命爾衆農乘茲閒暇預修播種之事以其乃田器奄忽之間又將艾麥而與東作矣暮春周正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

有瞽十三句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廷而樂工就列矣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馨祝圉而樂器具陳矣樂器旣以備陳於是衆樂乃奏而簫管之屬亦皆備舉矣由是樂聲之嗶嗶其整密麗肅者莫非至敬之所寓而雍容暢達者莫非至和之所宣其肅雝和鳴如此是以幽有以感乎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乎人而我客來觀厥成

者。蓋武王功成作樂，使非繼述之孝，真無愧於文考，固無以致先祖之格，而非其盛德之至，伐紂救民之舉，真有以順乎天，應乎人，而於湯有光焉，其亦何以能使亡國者之子孫永觀厥成，而略無忌嫉之心乎？此蓋始作樂而合於祖廟之詩。

與滁陽諸生并問答語

諸生之在滁者，吾心未嘗一日而忘之；然而闕焉，無一字之往，非簡也，不欲以世俗無益之談，徒往復爲也。有志者，雖吾無一字，固朝夕如面也。其無志者，蓋對面千里，況千里之外，盈尺之牘乎？孟生歸，聊寓此於有志者，然不盡列名，且爲無志者諱，其因是而尙能興起也。

或患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陽明子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靜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德洪曰：滁陽爲師講學首地，四方弟子從遊日衆。嘉靖癸丑秋，太僕少卿呂子懷復聚徒於師祠，洪往遊焉，見同門高年有能道師遺事者。當時師懲末俗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既後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在金陵時已心切憂焉，故居澹則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實功，而征甯澤之後，專發致良知宗旨，則益明切簡易矣。茲見滁中子弟，尙多能道靜坐中光景，洪與呂子相論致良知之學，無間於動靜，則相慶以爲新得是書。孟源伯生得之金陵，聞滁士有身肯斯學者，故書中多憤激之辭。後附問答語，豈亦因靜坐頑空而不修省察克治之功者發耶？

家書墨跡四首

四書墨跡，先師胤子正德得之書櫃中，裝製卷冊，手澤燦然，每篇乞洪跋其後。

一與克彰太叔

克彰號石川，師之族叔祖也。聽講就弟子列，退坐私室，行家人禮。

別久缺奉狀，得詩，見邇來進修之益，雖中間詞意未盡純瑩，而大致加於時人一等矣。願且玩心高明，涵泳義

理務在反身而誠，毋急於立論飾辭，將有外馳之病。所云善念纔生，惡念又在者，亦足以見實嘗用力，但於此處須加猛省，胡爲而若此也？無乃習氣所纏耶？自俗儒之說行，學者惟事口耳講習，不復知有反身克己之道。今欲反身克己，而猶狃於口耳講誦之事，固宜其有所牽縛而弗能進矣。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氣所汨者，由於志之不立也。故凡學者爲習所移，氣所勝，則惟務痛懲其志，久則志亦漸立，志立而習氣漸消。學本於立志，立志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此守仁邇來所新得者，願毋輕擲。若初往年亦常有意左屈，當時不暇與之論，至今缺然。若初誠美質，得遂退休，與若初了夙心，當亦有日見時爲致此意，務相砥礪以臻有成也。人行遠，不一。

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所勝，氣所汨者，志不立也。痛懲其志，使習氣消而本性復，學問之功也。噫！此吾師明訓昭昭，告太叔者，告吾人也。可深省也。夫德洪爲億弟書。

二與徐仲仁

仲仁即曰仁師之妹婿也。

北行倉率，不及細話。別後日聽捷音，繼得鄉錄，知秋戰未利。吾子年方英妙，此亦未足深憾，惟宜修德積學，以求大成，尋常一第，固非僕之所望也。家君舍衆論而擇子，所以擇子者，實在於衆論之外，子宜勉之，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於義理，爲學莫要於精專，毋爲習俗所移，毋爲物誘所引，求古聖賢而師法之，切莫以斯言爲迂闊也。昔在張時敏先生時，令叔在學，聰明蓋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蕩心害之也。去高明而就污下，念慮之間，顯豈不易哉？斯誠往事之鑒，雖吾子質美而淳，萬無是事，然亦不可以不慎也。意欲吾子來此讀書，恐未能遂，離侍下，且未敢言此，俟後便再議。所不避其切切爲吾子言者，幸加熟念其親愛之情，自有不能已也。

海日翁爲女擇配，人謂曰仁聰明不逮於其叔，海日翁舍其叔而妻曰仁。既後其叔果以蕩心自敗，曰仁卒成

師門之大儒。噫！聰明不足恃，而學問之功不可誣也哉！德洪跋。

三上海翁書

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江省之變，昨遣來隆歸報，大略想已如此。時甯王尙留省城，未敢遽出。蓋慮男之搗其虛躡其後也。男處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風，日以奮揚，觀天道人事，此賊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賈檄至，欲遂斬其使，奈賈檄人乃參政季敷，此人平日善士，又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兵至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動，所慮京師遙遠，一時題奏，無由即達，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爲可憂爾。男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幸脫，維俟命師之至，然後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後敢決意馳歸爾。伏望大人陪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且暮切勿以不孝男爲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因聞巡檢使草此，臨書慌憤，不知所云。七月初二日。

右吾師逢宸濠之變，上父海日翁第二書也。自豐城開變，與幕士定興兵之策，恐翁不知，爲賊所襲，即日遣家人間道越越，至是發兵於吉安，復爲是報，慰翁心也。且自稱姓者，別疑也。嘗聞幕士龍光云：時師開變，返風回舟，濠追兵將及，師欲易舟潛遁，顧夫人諸公子正憲在舟，夫人手提劍別師曰：「公速去，毋爲妾母子憂，脫有急，吾恃此以自衛爾。」及退還吉安，將發兵，命積薪圍公署，戒守者曰：「儻前報不利，即舉火焚公署。」時鄒謙之在中軍，聞之，亦取其夫人來吉城，同誓國難，人勸海日翁移家避讎，翁曰：「吾兒以孤旅急君上之難，吾爲國舊臣，顧先去以爲民望耶？」遂與有司定守城之策，而自密爲之防。噫！吾師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家感遇若此，至今人傳忠義凜凜。是書正億得於故紙堆中，讀之愴然，如身值其時，晨夕展卷，如侍對親顏。嘉靖壬子，海夷寇黃巖，全城煨燼。時正億遊北雍，內子黃哀惶奔亡，不攜他物，而獨抱木主圖像以行，是卷幸亦無

恙。噫！豈正儼平時孝感所積，抑吾師精誠感通，先時身離患難，而一墨之遺，神明有以護之耶？後世子孫受而讀之，其知所重也哉！德洪拜手跋。

四嶺南寄正憲男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賓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巔，乃聞姚公在彼以兵少之故，尚未敢發哨，只是只得晝夜兼程而行，今日已度三水，去梧州已不遠，再四五日可到矣。途中皆平安，只是咳嗽尚未全愈，然亦不爲大患。書到，可即告祖母汝諸叔知之，皆不必掛念。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當不負所託。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二叔忠信好學，攜汝讀書，必能切勵。汝不審近日亦有少進益否？聽兒邇來眠食如何，凡百只宜謹聽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至囑！一應租稅帳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丁甯。我今國事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爾。十一月望。

正儼初名聰師之命名也。嘉靖壬辰秋，依其舅氏黃久菴寓留都，值時相更名于朝，責洪爲文告師，請更今名。當時問眠食如何，今正儼壯且立，男女森列矣。噫！吾何以不負師託乎？方今四方講會日殷，相與出求同志，研究師旨，以成師門未盡之志，庶乎可以慰遺靈於地下爾。是在二子。嘉靖丁巳端陽日，門人錢德洪百拜跋于天真精舍之傳經樓。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行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向，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

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行，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麵，雖賢者不免，况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鈔錄一通，署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真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我輩急務。苟如是，吾未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寒責求退，歸臥林間，攜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望！正德丁丑四月三十日。

又與克彰太叔

日來德業想益進修；但當茲末俗，其於規切警勵，恐亦未免有羣雌孤雄之歎，如何？印弟凡劣，極知有勞心力，聞其近來稍有轉移，亦有足喜。所貴乎師者，涵育薰陶，不言而喻，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於此亦可以驗己德。因便布此言，不盡意。

正月廿六日，得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及蕪湖，復得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聖意有在，無他足慮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爲人搖惑，但當巖緝家衆，掃除門庭，清靜儉樸，以自守，謙虛卑下以待人，盡其在我而已。此外無庸慮也。正憲輩狂穉，望以此意曉諭之。近得書，聞老父稍失調，心極憂苦；老年之人，只宜以宴樂遊戲爲事，一切家務皆當屏置，亦望時時以此開勸，家門之幸也。至祝至祝，事消定，即當先報歸期。家中凡百，全仗訓飭照管，不一。

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真所謂欲濟無梁，飛欲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稍慰；早晚更望太叔寬